

扇底风，书中字

天水叶子

外婆那把蒲扇，是竹柄做的。

柄上绕着几圈布条，磨得发黑，握在手里还有汗渍留下的黏腻，扇面是棕黄色蒲叶编的，边上已经起了毛边，像一条被人用旧了又舍不得丢的毛巾。夏天午后，我趴在凉席上假装睡着，她就在旁边坐着摇扇，风一阵接一阵吹过来，带着蒲叶那点淡淡的腥味，还有她身上雪花膏的味儿。

扇底的风翻动书页，很轻很轻。

那时候，读的是从表姐那借来的《西游记》连环画，纸张已经有点发黄，孙悟空的脸还被前一个主人用铅笔涂乱了。风从扇子底下漏出来，书页就轻轻掀起一点，露出下面同样被涂花的猪八戒，我舍不得翻得太快，怕风一下把故事给吹散了。外婆的扇子摇得很慢，风也跟着慢，正好够我读完一行，停下来想一会儿，再接着读下一行。她不打断我，我也不催她，蒲扇哗啦啦地响，像远处有人正在翻一本更厚的书。

后来扇柄断了，外婆拿布条一圈圈地缠，最后还是没保住。扔掉的时候，她没讲什么，我也没吭声，只是那年夏天，

我再翻《西游记》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书页被翻起来是干巴巴的，没有那股蒲叶的腥味，也没有雪花膏的味儿。

父亲的折扇又是另外一件事。

竹骨架，宣纸扇面，前面印着山水，背后有毛笔写的心静自然凉五个字，字是他自己写的，颜体，圆胖圆胖的，把整个扇面都占满了。他夏天看书时，一定要摇这把扇子，不管到底有没有风，扇子更像个道具，翻页的时候“啪”一声合上，点一下书里的句子，再“唰”地打开，接着摇，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做样子，现在回头想想，那就是他看书的姿态。

折扇的风是急的，有棱角。

扇面“唰”地打开，风就扑到脸上，带着宣纸的浆味和墨香。他读的多是旧书，《古文观止》或者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书页脆，一翻就响。扇子和书页，一个“唰唰”，一个“哗哗”，像两个人在吵架。他不管，摇得更起劲，读到得意处，扇子“啪”一合，在掌心敲一下，像是给书里的句子鼓掌。

我偷过那把扇子，带到学校，被同桌抢去扇风，结果扇骨断了一根。父

亲没责骂我，但从那以后，他摇扇子的时候，断掉的那根扇骨就“咯吱咯吱”响，他读的书越来越多，扇子越来越旧。后来，扇骨断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，摇起来却更响了。去年夏天，我打开柜子，看见那把扇子还插在他的笔筒里，扇面上“心静自然凉”五个字，已被汗水洇得模糊，“凉”字最后一笔，洇成一个圆圆的水印。我没敢拿起来摇。

现在我读书，用的是电扇。

落地扇，三档风速，摇头。风是均匀的，没有蒲扇的腥气，也没有折扇的墨香，就是一股一股的凉风，机械地推过来，又机械地退回去。书是网上买的，塑封，新书有股刺鼻的化学味。我撕开塑封，风就把那股刺鼻吹散了，剩下的是纸浆的寡淡。

读的多是小说，外国名字长得记不住，就折个角，第二天接着读。电扇摇着头，风从左边来，书页不动；风从右边来，书页就掀起来，露出折角的那一页。我懒得用手按着，就任它掀，掀过去再翻回来，像有人在旁边捣乱。

有时候读到一半，风停了，是停电

了。屋里忽然静下来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和远处空调外机滴水的声音。书页摊在膝上，汗慢慢渗出来，把纸页洇得发软，这时候就会想起外婆的蒲扇，想起父亲的折扇，想起那些没有电的夏天，风是怎么来的，书是怎么读的。

其实也没什么好想的。

蒲扇早就烂了，折扇断了骨，电扇还在转，不过是转得越来越慢。我站起来，去厨房倒了一杯凉白开，站在窗边喝。楼下有人在遛狗，狗吐着舌头，人摇着蒲扇。蒲扇？现在居然还有人用蒲扇，棕黄色的，新新的，柄上没有缠布条。

我喝完水，又回到电扇跟前，书还摊在膝盖上，风从右边吹过来，把折了角的那一页掀过去了，我也没再翻回来，就让它那样摊着，露出下面一大片密密的字。

夏天还长，风也还多，有些风，是从外婆的扇子底下来的，也是从父亲的扇子底下来的，现在又从我窗边那把新蒲扇里吹出来。风还是从前的风，书也还是那些旧书，只是摇扇的人，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。

我把那页翻了回来，继续阅读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决赛之日，下午时分，比武场地人声鼎沸。台上前排坐着楚国世子刘不为，吴国世子刘贤，赵国世子刘好。

后排除了少庄主郭角、郭小玉以及胶东国、胶西国、济南国、淄川国的太尉外，还坐有一老一少两个男子。老者面容平和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；年少者面色黝黑，浓眉大眼，宽鼻厚唇。

此时，台上比试的是文章鱼和一个手持双斧的黑脸青年，仅过了十余回合黑脸青年就被文章鱼一铜打翻在地。黑脸青年从擂台上爬起来，捡起双斧道了声：“惭愧！”转身跳下擂台。

郭角起身走到擂台中间向台下抱拳道：“此轮比武，盘龙松文章鱼胜。还有哪位大侠愿意上台比试？”

话声刚落，一个身影从台下一跃而起立在擂台上。郭角问道：“请问女侠尊姓大名？”来人是一个身材修长、眉清目秀的少女，她向台下朗声说道：“小林晓见过诸位英雄！”

郭角道：“原来是白鹤门的使者林女侠，失敬！”台下有人议论道：“白鹤门的使者林晓是月圣秦苏蓝的亲传弟子，文章鱼是启明仙尊房牧云的首席弟子，这下可有得瞧了！”

郭角退下后，文章鱼和林晓抱拳施礼，然后缠斗起来。二人一个持剑一个持铜，你来我往斗了五十余个回合依然不分胜负，台下不时传出喝彩声。

突然，台上传出一阵惊呼声，吕思向台上看去，是林晓使了一记险招，险些将长剑刺入文章鱼的肩膀。

文章鱼惊出一身冷汗，振作起精神挥舞铜钢向林晓全力攻去。林晓步

法轻盈，借力打力。又过了数十回合，文章鱼体力明显不支，林晓抓住时机挺剑向他的腹部刺去。文章鱼急忙挥铜格挡，哪知这只是林晓使的一记虚招，她撤回长剑飞身而起一脚踹在文章鱼的胸口，文章鱼向后飞出，“扑通”一声摔倒在地。

林晓得意地抱拳道：“文兄承让了！”房婷突地飞身而上，向林晓道：“休要得意，看剑！”说完挺剑便刺。

赵宇上担心小师妹吃亏，纵身跃上擂台，抽出弯刀刚叫了声：“小师妹退下，我来！”眼前突地一暗，一个与林晓一模一样的少女挡在他的眼前。

台下顿时喧哗起来，有几个人大声议论道：“这不是白鹤门的使者林雪吗？她与林晓是双胞胎姊妹。”

“这个少年是‘云中松’赵宇上，少女是‘辣红梅’房婷。”

“启明仙尊的弟子对阵月圣弟子。这种场面实属罕见，我们此番算是来对了。”“论武功启明仙尊排在月圣之前，只是不知他们的徒弟如何？”

“刚才启明仙尊的弟子不是已经落败了吗？看来名师未必出高徒呀！”

“是呀，如此看来这江湖十大高手的排序也未必真实！”

四人两对又缠斗了数十回合，仍然不分胜负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家有喜事

熊燕

表哥表嫂是晚婚晚育，35岁才结婚，42岁终于怀上小宝。对于这个千盼万盼才到来的孩子，全家人恨不得能把尚未出生的他捧在手心里，紧张得连走路脚步都放轻了。

最紧张的是我大舅。听说“二手烟”对胎儿不好，这位有几十年烟龄、每天至少抽两包烟的老烟枪，牙一咬，竟决定戒烟。舅妈听后，又喜又愁，喜的是劝了几十年没半点动静的事，这回得来全不费工夫；忧的是听说戒烟的人不是发福，就是浑身不自在。

最后还是表哥出主意，给我大舅办了张健身卡，一是用锻炼来分散注意力，二是用强身健体来缓冲突然戒烟带来的不适。从那以后，大舅每天傍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健身房，跑步、举铁、拉伸，一样不落。几个月下来，他不仅成功戒了烟，连个小感冒都没沾过边，脸色红润，步子都轻快了许多。

再说我舅妈。表嫂孕早期吐得厉害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三个月一过，胃口却像开了闸，人也变得慵懒，短短一个月竟胖了15斤。这可把舅妈急坏了，高龄产妇本就风险大，如果体重一路飙升，不仅胎儿过大生产困难，孕妇也容易患高血压等疾病。左思右想后，舅妈买回一大摞孕育书籍，一有空就听讲座、问医生，认认真真给表嫂制定了详细的饮食方案。每餐荤素搭配，粗粮细作，既保证营养，又让表嫂的体重缓缓回落，表嫂的精神气也跟着回来了。

表哥更是彻底变了个人。聚会、应酬一概推掉，从前爱打的扑克牌、爱吼两嗓子的KTV，统统搁下了。他每天早早下班，陪表嫂散步、听胎教音乐；每次孕检都忙前忙后，拉着医生再三追问注意事项。只要医生说的，他照单全收；就连表嫂半夜馋一口酸辣粉，他也二话不说出去买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距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，小家伙就等不及了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10点，表哥加班刚进家门，表嫂就出现了宫缩，表哥赶紧抱着她上车，直奔省妇幼保健院。大舅和舅妈也抓起早早备好的婴儿衣物、尿不湿、小包袱，紧随其后。六个小时的漫长等待，产房外的三个人来回踱步，手心都擦出了汗。终于，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凌晨的寂静，护士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走出来，笑着说：“母子平安，是个胖小子！”

那一瞬，大舅眼眶红了，舅妈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，表哥则愣在原地，半晌才颤抖着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宝宝粉嫩的小脸，想抱，又不敢抱。

窗外的天光渐渐亮起来，晨曦透过走廊的玻璃洒在一家人身上。这个盼了太久太久的孩子，像一颗小小的太阳，把所有的焦虑、辛劳和等待都化成了暖融融的欢喜。

家有喜事，不仅仅是添了一口人，更是让这个家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了奔头，让每一份付出都找到了归处。从此，家里多了一声啼哭、一缕奶香，也多了一辈子都忙不完的爱与牵挂。而这，便是世间最踏实、最圆满的喜事。